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 李荃

謄錄監生臣 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十六

編修儲大文撰

書札

與姜翰林

都門謁別買騎徑南嗣聞先生首擢宏詞科奮飛霄漢
雖孫弘制策晚取侯封而蘇軾奇才久簡

帝聽文章之美遭際之隆當代儒宗莫或倫比敬賀某

窮居憔悴鮮通音問于京師都無可說獨念先君平日無他嗜好雅喜治古文詞而幸以武水之遊獲侍左右當是時某年十一二先君歸手先生文一冊親為指次曰此退之永叔之書也某是以髮未燥而耳先生名熟焉寒暑流轉今倏三十餘年此事絕成愴也先君齟齬於世間試邑山右不滿考棄官歸又不幸早世以此生平所譏述未及通布而諸孤不肖又無以宣耀而張大之每覆校舛誤閱先生及海內諸君子評次輒淚流落

也伏惟

本朝文教度越前世商丘寧都長洲相望並起各名一家然俯仰今古要多遺恨獨商丘逸才迅發不受元明牢籠最為振厲而先生文湛深雅正合變無端修約中度則又不啻什伯過之今中秘深嚴討論潤色成

聖清大典以躋一代之文於元和嘉祐之上自百年來元勲宿將宗工鉅老舉不能無待而先君異日雖沉汨泥塗或得以三十餘年雅遊假休沐餘閑俾遺文斷簡

與鼎碣同其不朽幸甚某墜落家訓不可以為子先生
幸卒垂哀憐無靳之言而有以俾不孝少逭辜戾此直
補息黥劓療起膏肓賜之齊人之列也其為感愧尤匪
言喻敝邑吳某力學工文最有聲吳會間頃選入成均
將敬造門下藉此修札薦懇肅祈特遊從之素計先生
不以為冒越也

與陳滄州

大文頓首頓首謹獻書滄州先生閣下昔者宋范文正

公清望震一世而雅意人才大小奇正慮亡不薦達胡
瑗孫復石介李觀徐復文而衷於道者也尹漸尹洙蘇
舜欽周堯卿邵亢文而剛敏者也王益柔文而宕者也
楊文廣种世衡劉滄郭京馬懷德蔣偕以將帥顯者也
張昇王素段少連以忠諫顯者也文彥博孫沔狄青郭
遼元絳東西府有威望者也滕宗諒李師中蔡挺沈起
熊本侍從監司曉兵事者也張鼎之許亢楊紘滕甫侍
從監司練事者也他如劉幾張旨王鼎王綽沈邈胡順

之趙滋周美王獵何涉王仲賓張壽一高敏輩不可勝數而導孫復於羈遊舉徐復於沈閔識李覲於歐陽文忠之所不及識其鑒尤慤而微此文正公所為萃天下之才以廓其勲邃其德量偉節完而班宋元明名臣第一也閤下奮起湖湘而望蓋海內士大夫數遇閔默而志不少挫氣不少懾貴為藩牧而與布衣羈賤之士講釣敵之禮此其道雅類文正也故大文敢以文正遺事進昔曾鞏上書文正曰閤下試覽其文知其非有求於

世者也明歸有光上徐文貞書亦書此語今閣下之清
望奚論文貞直當上規文正大文之不敏曾不足以望
輦有光惟其志之差相類也故憔悴之言雅不敢自達
於公卿之謁者而又謂世之君子惟閣下適宜聞斯言
也故敢以書陳宋元明名臣之所以班第一流者而并
書輦有光之言於右伏惟幸卒覽之而察其志焉

與梁質人

昔曹孟德告劉豫州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

之徒不足數也荀伯子告王太保曰天下膏粱惟使君
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夫孟德所謂英雄伯子
所謂膏粱君子不屑道然且非班第一者决不妄假人
矧學問淵源根極周孔參逐賈陳主者不能博求天下
第一流昌言獻之俾耆艾魁磊之士焜耀班行塵毛舉
一二以塞明問而所舉又不敵本初之徒宣明之徒則
宜海內有識者聞之戟指而笑袖手而喙而惟懼其足
之前也敬修此簡以諗當世之為劉豫州王太保者

與潘學使

郢中肅別條移寒暑支離拂亂故態依然誦周易出處
之文悟莊生鵬鷖之旨聊用忻惕奚所置辭頃再閱邸
鈔知當事諸公遂將薄蝕日月點綴太清而

聖監昭融確乎不爽語曰知臣莫若君不其然乎然而
審陰發巧中之本杜蹈瑕抵隙之機度宜一意并心益
堅孤節不然則門下之教龔遂軍中之稱馮異事抑有
不相類而相通者無當故非玉卮無極且殊河漢謹以

為獻幸留神也家兄之官草此祇候楚中諸友并蘄申
意

答潘閣學

七月二十三日接六月十七日札重承垂示既得繙閱
子史又望脫離諸生似於私計未為乖錯天水之約本
圖避喧姑以歲試為斷九日前後登萊度可訖事秋冬
之交非入都即返江南但恐甫及里門蔚州又來羈絆
長與時文作緣耳或行或止統俟再札也至於編纂之

要急在購書四庫書目崇文總目子史部帙甚繁今雖
多磨滅而內府秘藏必多善本未知臣僚能校勘邪抑
局中諸公殊富典籍邪自鬻子至抱朴文中子自史記
至元史此家常本子不足復論他若鹽鐵潛夫論衡昌
言諸書如日在東何人不見又若晉宋而下諸家之以
子名如金樓天隨蠶叢者又有書不以子名而詞實類
子如常語權書者未知當採入邪抑例擯去邪謝承袁
宏魚豢華譚干寶王隱臧榮緒何承天江淹魏澹吳兢

劉知幾柳芳湯悅薛居正李燾洪适耶律儼元好問或
修前代史或修其國之史書猶難覓至若荀悅漢紀崔
鴻十六國春秋劉昫舊唐書陸游南唐書家家有之此
豈可槩束高閣耶資治通鑑綱目自宜折衷他若古史
大事紀皇王大紀暨歷朝會要實錄諸書尚宜參考耶
否耶京師都會浩穰博雅君子所在多有大文駕塞之
姿兼以頻年意思頽落懼無能為役但逢辰息望聊斬
謬述此書成後當復牢籠古今興衰治亂薈萃典要竊

附諸子別著一書其成邪否邪悠悠蒼天俟之而已謹
復嚴命又發狂言

復鄧粵學

番禺一都會自張文獻公余襄公後書史籍者相望明
人崇制義瓊山啓震澤之源而倫迂岡楊復所諸先正
胥楷模一世今文治日興復獲司衡南旆海天清嘯當
令鸞鳳答響矣掌文舍弟擬趨尊命而家叔舊恙倏發
廼爾中止謹謝吳申錫年兄子承字子肯雅稱好學貧

不克計偕其志殊壯今得一二十金行李當無匱乏也
震澤諸生周日藻制義得韓求仲先生文在文開馬君
常先生文韻之法又長洲有沈德潛博學為諸生冠詩
尤登古作者之室如臯教諭曹一士才望為孝廉第一
或當知之賤恙重荷注存令獲少愈生平雅意羅浮或
當於東西樵石樓間肅侍旌榮耳

與吳荆山

澄江肅晤耿耿至今疊承垂問愧荷何似來札所索緣

家叔祖舍弟並客維揚而諸同學近藝亦未易卒致垂
索而歸重勤專使悵悵三十年來海內工於言者窺尋
靈閥時到明人不解處然大率如史所載三山患其且
至風輒引去此所以見過於師而仍減師半德不可不
為勘實也要當彼此彙通牢籠停蓄決擇一是庶有歸
宿不然雖汝穎角立周房互爭駁議日滋而精蘊坐失
高者買櫝還珠下者刻舟求劍深恐決科定論尚屬前
賢耳尊兄雅裁清鑒洞徹古今十年衡選定當北雄江

皖南掃兩淞惟願益自珍惜崇護令圖楷模百代以大
快意好者之望且俾草土中少破荒楚是所至禱又兄
已喻尊指當與應兄及諸同學文續致葉處餘不盡

與郭畬公

承雅貺肅謝無既十三日晨發卒卒不復能造謁徐理
前說也陳同甫謂宋以繩墨立國度外之士多不能容
如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為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
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

相半僕嘗三復斯語輒嘆為千百世斷國是者之炯鑒
而比日仲丁創典雅不虛也同甫東辛幼安謂四海係
望東序唯元晦西序唯幼安又覺憂憂然不相入而思
中有伯恭以擢就之蓋崇安之剛慤歷城之英邁而從
容調劑於金華永康之說則宋可以無至浸削而擢而
就之之機卒不為天所假此經世之士目營四海而輒
為之嘆息也或者不察乃舉劉班殷鐵安定贊皇之曹
屬暨斬作樓君卿而不得者以當之豈不謬哉尊兄雅

工詩此殆詠史一則也門人徐鉉申意能為索一坐席
乎又有萬松齡臧明舍弟同軾才胥穎而貧甚天下之
才當為天下共成之此亦吾黨之責也洪肇樵舟中偶
成三詩附呈上乞書數字裁別成否博蒼兄申意不宣

與西江宋藩伯

前老先生榮任銀臺以縣中輿夫不時至匆猝不及祖
送歎仄奚似迄今且再匝歲而三晉人士語藩憲之恢
容能辦務者必曰蔣公臬憲之廉皦而不擾者必曰宋

公蓋公論難泯歷久日以焯著爾比者西江政成績漢陽相公之宦轍而彌閱擴之此其時矣山西通志凡四十類一百八十四本藁業已就但恐司其事者妄加刊改以至典實眇覈去取眇衷甚或首尾不相續又闕隘兵制諸經世業識苟不足以解人事地之樞要而一行點竄輒失本指爾然此書之成自繫全晉千百年之掌故非人力所能與也今將撫軍序藁呈上不暇繕寫斷宥羸車過貴邑緬懷雪苑前後六君子之風停驂肅禮

因獲修緘仰候崇禧南望匡廬清蠡無任馳依之至

答萬鶴淩

魏叔子文二帙悉入覽叔子諸論自云蘇氏後無偶未
審果否故自多工者而春秋列國及戰論尤工周魯六
篇思堅法變其佳處真不後子由古史論而再論殺及
平陰山迤邐立有能有制尤吾所深嘉此今之君子宜
有以師法之也叔子論先墳反幣及東師友兄姪諸書
多豪婉可誦而論文一再尤為有味之言議牘具體而

已無可復說前云近文苦舒縱乏節制此近世以來科
舉文古文通病豈惟公安竟陵無與於此即號為得歐
曾遺法者亦既合於和鸞鳴鑣之節少所放軼矣而圭
峰不能節制其機荆川不能節制其幹鹿門不能節制
其疎縱震川不能節制其儒緩之習祛斯衆蔽庶幾遵
巖而又不能節制其刻畫古人之迹歐陽文忠與子固
論介甫文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顧刻畫曾王少能
自振蓋屈首受節制而節制反疎者此則遵巖之短也

夫古文至宋而體一正宋之體至嘉靖間王唐諸君子而又正數百年之久諸君子之才力豈無翰飛翮運思以遺曾王而追孟韓者然卒屈首於此而其有得於古作者之旨以楷模百代則亦非諸君子不為功傳曰法後王言其事變近而可循孫吳白韓兵畧雄出及至英衛簡古法運之則亦足以制羣雄而肄業其書於學宮諸君子蓋亦文之英衛也叔子文與朝宗侯氏並雄於今而有制過之叔子自叙云不名一家其論文亦以為

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而
推本言之終無以自外於嘉靖間諸作者之旨故其文
差可師法治科舉文亦可時時採服以為舒縱者之藥
石後帙發遣來當更覽也

與馮夢錫

昨承闔者答戒途尚未果邪維新覃化四海顓顓且再
有暑齋之宿而耆艾魁磊士先去非所以屬民望也靳
足下少徐之朱子曰去就之義當內斷於心客歲春夏

交間坐臨川師齋析此義殊確臨川再起僕不復陟其
堂未獲聞緒論然設令比者辱坐餘晷遐覽博議度無
以易此至於仕路屯亨蟻蠊醯雞詎足研算但筭瑟不
可雜陳蕭釜不可錯御而昕夕覩聞形牽勢掣低拱塞
默輒用此為愧江湖一日名山萬年曼矣清徽卜諸飈
朔若謂零雪不如涸澤肅磬不如收聲此又飄風貝錦
之外篇非所陳於大雅也謹此札候餘俟面展

答張豈石

湘中人物自古為盛書蹟漢史郡邑相望洎宋景定咸
淳而充賦埒於閩越迄明中葉湘州公振之間誦其書
慨焉三嘆百年以來文治熙融洞庭南轉復得長兄昆
季萃三湘之英秀衍千載之風流詞旨清雄鷹揚鵠峙
程文初達籍甚江東古所謂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者於
茲見之經世大業久竢作者長沙復愚瀏陽圭齋代有
其人自當討論帝典信今傳後而伯氏獲附世譜弟又
以憔悴漂泊之餘先海內人士覩之幸甚幸甚金陵都

會既借光寵平江佳麗亦望清塵昔君章謨述於騎曹
武子周旋於戎幕吳楚僑寓前後同符細論深譚行復
有日執管題札瞻望匪遙令弟制藝超元肅朗峻出天
外嘉魚竟陵詎足多讓胡祁兄詩律雅類公安裁答未
周均靳申意攸縣寧鄉陳張諸子比復何如并靳疏示
用張南楚之軍彌廣零陵之紀是所望也不盡

答曹諤庭

辭業通者宜取而不克通者不宜取貲產貧者宜公取

而富者斷不可羅取齒少者容可徐取而辭業通而齒
寢高者宜听不踈晡焉亟取蒙叢所持三說也然用此
召怒於高贊華胄密排巧構必欲懸衡一手操縱自由
程式亦全不着點墨然後逞厥志慊厥慮而謗劣者聽
其齟齬至夕策羸蹇而不少悔亦庶幾可復見海寓單
悴之士矣抵舍而病劇病差愈牢閹扉樞不關一事不
畜一隸非直冤拯難不一面當塗此比日之所以彌劇
寢而至於飢餓不能出也東冶清源風氣殊古承雅意

詳別紙又承賜四馬齋課業王胡焦趙陳衛諸君義胥
工而金君尤高豫章雲間歧派殆合同而化矣蒙竊敢
復有晉馬經義雅以疏明理奧為本彙典經綸業落第
二義若覈議豎論自春秋釋例發微外直無庸措意至
臧倉陳賈諸人語并不宜標題恐類釋氏訶李龍眠精
思畫馬久之寢現馬身而匪可謂格致零星工夫故宜
屑越及此也抑明人說理弘正前不暇論後惟王明仲
鄧定宇楊復所顧涇陽金子駿五先生雅有真味雖所

詣或淺暨義指時多舛雜而然曾牢踏脚做工夫來是
真實不誑語又前輩論瞿師道文曰其養淵然靜深非
闕文字又曰養者文之內非若其他膚貌可以勸襲而
得此語尤宜微參之唐應德辭氣躍露體雖三變終是
有震曜功名景象在歸熙甫薈萃冊子淵粹語尚妙心
解若當代作者集成道法能以定宇復所之靜修師道
之閑養而發應德熙甫之碩學亦庶乎其可矣昔張君
一先生曇花社草辭差放及著南游新藝而始粹然一

出於正高明南樞新藝誼教蒙前刊數藝未及市紙模
印今呈上一冊蘄裁之至科舉之學畧在序文可檢也
王范兄比何如焦先生蘄候陸錫兄淳兄陳咸兄楊雲
兄暨貴郡諸同學蘄申意昔宋趙忠定公南行黷僧寺
語客曰寄語余叅政某雖去而人才尚在朝廷願善視
之今海寓人才自在校塾蒙亦蘄諸君子之幸卒調護
而無忘忠定僧寺畱語也

答吳霖蒼觀陽冠山胡坦中

大文頓首頓首山妻溘逝何敢勞遠朋禮唁謹謝其它
寒溫語槩不暇筆夫舉世競習八股而知者實尠自明
初解大紳李西涯法度寢備至守溪王公益昌之前輩
序藁辭曰晴空灝氣助其神明名山大川領其深致繭
絲牛毛析其精理行雲流水盪其天機此千萬人胥觀
記者也守溪而降斷推鶴灘馬君常曰鎔鑄經傳變化
無迹荆川推為本朝第一良然夫荆川文師守溪而推
鶴灘為第一此當徵叅之荆川嘗曰吾文已過闕薛仲

常尚在將過未過間茅鹿門謂唐多匠心而近於風雅
薛負奇才而聲出金石又嘗與仲常論文曰公於時藝
可謂項羽鉅鹿之戰惜乎兵律猶少恐當讓荆川一步
仲常為投筋而起此語洞中要害故仲常不得不投筋
而荆川所謂過關者亦差可窺見荆川批一匡天下篇
云此生平破關文字
可參瞿昆湖嗣響王唐然小試久滯泊公安靜悟有得
歲科試胥第一而布政使司禮部試亦聯雋嘗曰文實
不同而遇亦因之前輩序藁辭曰瞿之養淵然靜深非

關文字故其堅剛之骨清純之氣時行於圓融粹美之
中又曰近日鶻靡不振所缺在養養者文之內非若其
它庸貌可以勦襲而得此論八股尤精徹語宜徵叅之
舉此四家餘可例推至繇黃太常暨陳固城神脉風度
族徐論至若貴郡經藝如休寧程篁墩學士湛甘泉嘗
評為一言不亂一步不苟貴縣許文穆公春容和雅辭
合體要有盛朝耆輔氣象如歲寒入其而婺源潘松雪
壘等篇可見先生脉緊機融為隆萬時名手它若黃梅汪中丞嘉魚

金侍御醞釀楚風其離吳越音差遠矣別論夫巧者不
過習者之門明文經翼引曰丹九轉而靈金千錘斯器
若繇鄙論入解沈潜蒼萃貫通灑落以峻造於宇宙生
心造化在手之境詣則孟子守身孝經顯親胥在其中
矣明發有懷日邁月征勉之勉之

答沈確士

十年不面時企清履承惠賜歸愚文鈔原邃質練而論
古近體詩旨尤遠野火狂飈不燬於南海新城蘄州而

燭於長兄之一紙書矣。銀山即蒜山，識極精確。曩嘗作是說，尋以石公山例疑。既而思石公之役，戰艦交焦山，南北江中，故統帥得倚江岸，拳阜從容指麾，而蒜山一擊，冠若無所置足。十萬衆奚繇墜崖？下余君云：古有蒜山，無銀山。足破載籍之疑，快絕。至焦山，定以譙山。戍為正鄒程邈先生辨。焦光顛末，并無庸贅。當竦後賢續志，釐正。而以蒜山附金山，石公山象山附譙山，足成之。又承賜歲科試卷粹密華整，乃爾極詣。此匪徐文長

尤瞻迴陳省公王房仲管席之張元長繆太質徐思曠
曾端甫費學卿周伯譽周勃卣沈省生易曦侯劉士雲
楊子常王玠右黃錫余傳平叔諸公之文也抑匪陶樸
庵邵道如吳崑麓孫子虛杜靜臺夏官明桂北海鄭孩
如李衷一歸季思顧朗仲張賓王朱與白聞子將陳仲
容宋羽皇章大力張元祐艾千子譚友夏羅文止潘殿
虎彭燕又魏叔子徐闇公諸公之文實克偕匏庵芝臺
後先標映以彌昌洞庭正法眼藏而比猶若少竝者蓋

業已重友朋之責意者於前輩在閑二編文韻三集暨
四十八藝四十家諸雋選抑宜覆繹焉夫比日擇言家
亦嘗采在閑文韻態度而變通杜宋艾楊之定式矣然
而得其膚未得其神也古語曰人知神而神莫知不神
而所以神是且了不異人意適在不疾不徐若近若遠
無畸過無畸不及之間以竢海寓瑰奇綜洽者并雅有
胆識者降心頻首昕夕參覈乃克閱歷於常雜鮑帖之
磨鍛而殊無所齟齬而不入凡前輩論文曰丹頭曰金

針曰中聲曰文之內胥是物也而自長兄一二曹輩外
又孰與言之拙藝一冊呈上曩匪直鑒瞻廻房仲太質
制義抑重鑒唐曹唐胡曾李咸亨山甫諸詩編反覆推
勘默悟茲格蓋業已斬解免於君一曇花以後師道藤
谿以前暨仲常將過闕而未過龠勺秒忽之差抑亦以
義仍之古易知霍林之古難知震川之雄渾易知震川
之清貴難知而荆川之縱橫揮霍易離於宗者其盤旋
蟻封之尤宜善索解也輒斬海寓才學名宿士翻紆道

為直道運圓機作化機俾萬緒一轍胥躋新州天台頓
超真乘界惜師洛文友二兄當日劇談未獲了了言之
長兄士林冠冕謹請賜誨至於壁立萬仞江左本色曾
不以辭章地望少掩亦不以少增此則所謂氣可養而
致而養者文之內抑匪若其它膚貌胥可勦襲得夫惟
神以帥氣者之雅克凝霄宇而矗斗極邪叅之叅之雅
咏刻續集否藝林中規孟賁目可得聞否貴郡同學總
申意候差寒伏惟為道自愛它族面悉不盡

與萬松齡

得字殊為鶴淩先生追喜也石屏師以京函不敢輕破
例竢之詞苑之設至明初而院府監坊局始畫為一職
蓋二百年來羅文毅文肅二文莊章文懿莊文節陳文
恭文莊鄒忠介文莊楊文憲趙景仁唐襄文文衡山瞿
文懿鄧文潔潛谷焦文端黃平倩姚文毅張西銘風節
業已焜耀而吳文定王文恪之侍從甲選閩林氏文安
文僖文恪之三世褒文暨十四太師號為院中盛事者

尚宜楷撫并附掌故昔王文恪公佐銓嘗言科舉外宜
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辭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
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授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
中書先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
古為高脫去諛聞之陋其所著震澤長語亦論及之予
年二十時嘗蘊是志蘄折古今文之衷俾工古文詞詩
賦工經義者無相排訾且俾宋富張孔李諸君子無俾
偕唐試吏部得官如韓昌黎李玉溪所指者同日例論

此亦宜俟試期而宣者也吳觀陽冠山蔡方山諸子胥
申意不盡

答張耀先

尊公先生墓誌銘太孺人孝行三則敬呈上疾瘳後當
益為道自重不佞自客歲長至後亦羸疾七十餘日今
未全瘳也相去遠無他策勵惟漸隨時進學而已晉乘
比何如適獲簡云中多更定此自闕大夏千百禔賢詰
之宣光戰耀非人力所克與也尹師魯按韓魏公集當

書太原人此柳州後第一立言士也尹子漸師魯和
靖諸集亦宜入經籍其餘尚多互擁者正不知何時面
晤獲一一細析耳玉峰申意其太孺人之喪斬書一區
或用麗紙或用介綾酌之劉李明諸君申意高平牛曲
沃賈絳州閏稷山閏河津張諸君胥申意鴻博之選貴
省與試者何人間亦陸放翁詩曰久別名山憑夢到每
思舊友把書看此亦南北交譜之要言也餘不盡

與師軾弟

比滌暑山莊或徙它舍既以羸寔舊疾復亟動劉子珪
之訖輟席於楊烈橋講舍張思曼之三千買棺無製新
衾此殆似其候也聞淹邸館尤宜勤誦書雖鄭氏周易
虞氏穀梁今勘遺簡而孔賈二氏三禮疏義海寓學者
所胥肄實為釋詁樞鍵宜彌加綜析又儀禮冠昏二篇
不暇論義理曩尤嗜其辭之空變誦數不輟嘗靳加釋
叅以後世家訓家儀諸書補賈氏之遺而竟未就此為
恨恨抑亦汝曹所宜篤念也史傳自難卒談如劉子政

揚子雲蔡伯喈陸士衡蕭茂挺尹師魯虞伯生諸紀錄
典注亦學者胥能講肄雖醫文斷簡抑宜時繹之莊子
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司馬長卿曰服習衆神巧者不
過習者之門諸葛孔明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韓退之曰作為文章其書滿家此胥前喆之微言不
可以昕夕而少忘不可以字句而少舛而於旅邸尤要
也張徐二生資胥高詩尤脫塵氛若繇此深研定遠漢
槎庸可詣

答晉觀姪

青山莊主人來邀四年今歲不得已應之局殊寥蕭冬
孟行當歸也張徐二生研精詩律差慊也明人論制義
甚衆惟荆川吾文已過闕薛仲常尚在將過未過間葵
陽便有一半禮陶樂淑氣象此數語乃制義橐籥尤宜
精思八家中唯昆湖人品最高其清和境詣較唐歸尤
得真味予嘗以孟襄陽常蘇州詩格擬之而世裁品為
圓熟者識鑒殊淺震川今古文安溪貶為假氣固太過

而本原實未及奧邃經史精蘊胥在混茫堆垛之際不
可以錢湘靈一序而遂靡然從之今流傳制義中子禽
問於子貢篇景公說篇已在秋山脫木境其它雖號為
古文氣脉精實理路者要之未臻神化也如蔡虛齋湛
甘泉魏莊渠文淵源便自不同細思之凡評推胥可類
推餘惟慎之

雜文

禹貢

古今言大禹治水未有如正義之朗達者正義曰禹通九州蓋自兗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荊州荊州既達又從荊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觀此則九州地勢水勢高下先後之宜暨經文之次第胥瞭然矣而揚西通荆

荆北通豫豫西通梁梁北通雍尤足以該河渠諸書之
經畫而破古今之疑乃知經義本明且確而後世為水
學者自失之也惟兗州既達宜言東達於青不宜言東
南達蓋緣冀州為文講經者其善觀之

水平

總要曰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
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
毒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

高下始可用之通典嘗書水平之制曰木檀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為三池池橫濶一寸三分縱濶一寸深二寸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濶二分深一寸二分三池各置浮木木濶狹微小於池筐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濶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脚下高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勾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

可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上二尺面濶三尺柄
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尅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
內小尅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應之眇目視之
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通而往來尺
寸相乘則山淵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此亦勾
股海島之遺法書之以備經世一則

水

街亭絕汲道而敗

今隴城關有街亭泉

永樂闕井泉而破若此類

者志乘博載不具書通典曰飛鳥羣翔其下有水又曰
尋野馬黃羊蹤有水宜志之北征錄曰尋泉入山遠道
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穴容一二石許用濕蓬艾滿
中燒之火猛而閉畱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烟出之
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肺也妙哉石山中即近石掘之
如土山即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此能救急但烟
出多水惟深更妙亦但尋烟出處皆有水一食頃烟未
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肺也宜博志之

角烟怖
虎凡人

入山持牛羊等角於上風燒之則虎山精迅速避不敢見形蛇虺絕跡井泉陂塘內多生蟲蛙為害者投馬骨於中則絕跡并志

延漏促漏

延漏促漏定變要術也唐大厯中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時馬璘奉詔徙涇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導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佯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策盡必來報每更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曉既差

互亂不能作翼日遂誅童之

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

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

宋師平成都

綿州都校全師雄謀亂約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謀知之

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遂襲破之又

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曹翰及諸將奪其城謀賊

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

而潰因破之此延漏而衆不集變不得作者也唐王珣

為河中少尹有悍將凌正橫暴擾軍政約至夜鼓譟斬

闕以逐翮有告者翮縮夜漏數刻以與其期賊驚遠遁
遂誅正河中獲定此促漏與期變亦不得作而遁者也
劉宋檀祗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
聚衆四百潛過淮天晦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
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却入祗密語左
右曰賊來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懼曉必逸賊
聞鼓鳴將謂曉遂奔散追討盡獲之宋初平成都馮瓚
知梓州裁數日偽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劫村

氓數萬夜攻城璣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
相撻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
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
之擒斬進招誘餘黨千餘人並赦其罪令復業州境以安此促漏而賊懼
曉潰且逸者也爰彙書之以俟譔武策者考焉

逸史

唐開元中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使善畜馬自南北中使
鹽州使暨長戶課牧之冊至四十三萬匹扈從東封赤

白色成霞錦帝甚寵之會毛仲生子遣宦者賜五品服
毛仲慍不肯拜受曰蓄來蕃息以實屯伍上功也且吾
聞南衙中有伏獵侍郎是兒乃不堪三品乎先是毛仲
置酒宴客左丞相璟獨不至既而敕朝臣宴毛仲家璟
復稱腹痛遽歸毛仲固不快時帝改麗正院為集賢院
置學士員供給甚厚學士上日賜宴命朝臣賦詩舍人
陸堅詩曰顧惟誠濫吹徒此接衣簪蓋以寓沮諷也既
而建議白罷之右丞相說曰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

費小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聞遂薄堅毛仲益不平帝好文雅重進士科以考功郎望輕詔用禮部侍郎知貢舉州郡貢士甚衆適毛仲微服遊興慶池遇鄉貢士三五輩羣誚富民開通寶曰而曹從百蹄馬不如目識一丁字或手寶一笑曰人奴之語未卒毛仲勃然怒曰此為我也疾驅去歸而憤甚是時內宴用舞馬毛仲兼領教坊使疾趨中廐教百匹馬舞且沃巨卮酒酒酣起撫銀州監馬背曰若種族幸食三品料號立

仗班令若又供奉翰林儀鸞司若試一鳴用刷吾耻且
若盍以舞進御乎翼日曲宴朔方北庭兩節度使銀州
馬舞傾杯曲折旋顚仰雅合律節既而忽顚足奮迅盡
蹴裂三重席類攘臂毆詈狀帝初怪之毛仲乃密啟鄉
貢士語且曰黜國寶挫軍威是不可長內常侍臣思勗
先狎北門奴官漏言於知貢舉臣炅炅試舞馬詞凡文
采適麗暨書蹴踏字者胥斥之海內士莫不屏氣進士
六科首也自是明經書筭律暨銓試判多取曳白集賢

供張亦寢薄及天寶末詔試草澤士千餘人率罷去左丞相臣希烈而下表賀野無遺賢士氣鬱喪卒召幽陵之變兩都皆蕩覆而舞馬實始階之禍也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斷天下當毛仲盛時畜負房簾奴千餘又多市健馬思勗等旋發其姦賜死炁貶岐州銀州馬後復奮迅類有所構飛龍院使以爲妖而創斬之

史臣曰臣嘗從石室作唐史記一篇紀事多異劉昫宋郊書職官秩亦差異六典然指殊慨遠故錄於簡夫馬

賤畜也而兆天寶之亂孽沴滋甚後復二百年郭崇韜
猶感額慄肌曰至於驕馬亦不可騎迄宋慶厯中王拱
辰傾范歐陽諸君子復師舞馬故智曰今日一網打盡
矣嗚呼有國者其監於茲慎無忽哉

逸史

唐建中初天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華再貶或告衡
山處士處士曰黃歇有言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敝管
與亦說管莊子曰一舉而兼兩虎諺有之鷸蚌相持利

在漁父淳于髡曰韓子盧逐東郭餽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劉表曰韓盧東郭相持而遺田父之擒今鵲既集於澤矣餽既顛於谷矣兩虎既構矣驚犬既日伺之矣而況水濱有漁父隴畔有田父夫胥管莊子也吾恐蚌且為鵲盧且為餽而況盧之環山不翅三騰山不翅五而莊子之一舉且不翅兼兩也無何滑州代平章天興罷為賓客黨胥斥處士曰禽不如虎之即已而兩歸其死於虎鳳翔嘗謂天興智吾不信也

逸傳

摯坐陽左坐干繚缺方叔武襄胥坐冕坐泣曰盍擇言
摯左其手曰予與爾言陽右顧曰唯干繚缺武胥曰唯
卒事冕從者書所擇如左地曰互鄉曰闕黨曰滄浪名
曰蠅曰蚋曰螻曰龍曰魚曰雉又曰南子曰西子曰吳
孟子南宮适來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陽右曰淡簡摯
曰然又問陽曰敏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既而曰吾
有所受之也南宮适不答駕而去曰斯人也無目者也

如之何其拒人也

太史公曰蓋魯君子左丘明嘗耻之不書於春秋傳國語故逸而子夏曰商聞之矣蓋夫子學琴於襄子夏聞之襄云子三復南宮适語有味哉有味哉倘善讀白圭之詩者非耶故書其畧俾後有考焉

卞和

晉傅咸卞和畫像賦序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

傍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夫匪直文仲慚也廼楚卿
尹之慚也而特恐楚卿尹不知慚則無怪乎文仲之面
了無慚色也咸玉賦曰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
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
則趾然則閱千百禩而下尚有殘軀證壁者無患知己
之訖不可遇也予嘗謂古今工言士作磊落激咽辭者
多矣然未有如咸之快者也此所謂言足以發難顯之
情而如臧氏曹輩雖斬厲禁之俾不顯而不可得也然

而曾未聞其面之少赤也為語蘊玉者曰夫夫也今若此而古所謂知己者且不旋踵而克遇之矣吾蓋嘗見

河清矣

紀卞和事者多謂楚人刖其左右足而咸序曰卞和自刖以相證賦曰和殘軀以證璧烈士行

事每高人一着文人用意每深人一步記之記之

釋嫉

語曰入朝見嫉入宮見妬其要具於尚書秦誓四言顧媚嫉有二或以權勢或以文藝權勢雖極文藝軋之文藝雖工尤工者軋之而紛態百變矣蓋若騶行之於公

孫龍唐勒之於宋王李斯之於韓非楊勝公孫詭之於
鄒陽公孫弘之於董仲舒張竦之於揚雄陳球之於蔡
邕郝慮之於孔融王業之於王弼鍾會之於嵇康呂安
荀勗之於阮咸盧志之於陸機王述之於王羲之傅亮
之於顏延之魏收邢劭之互排王孝籍孫萬壽之特感
裴行儉之於王勃盧照鄰駱賓王武三思之於陳子昂
喬知之張說之於李邕李林甫之於張九齡蕭穎士盧
杞之於顏真卿吳通微之於陸贄常高之於柳宗元劉

夢得呂溫王涯李德裕之於白居易牛僧孺李宗閔之
於李德裕李逢吉段文昌之於韓愈令狐綯之於李商
隱杜棕之於杜牧王鐸之於羅隱徐鉉之於潘佑張洎
之於徐鉉陳彭年之於楊億王拱辰魚周詢之於蘇舜
欽王益柔錢易之於歐陽修王珪舒亶之於蘇軾蔡京
之於秦觀王黼之於汪藻秦檜之於蔡崇禮洪适之於
周必大何澹之於陳亮史嵩之之於徐霖賈似道之於
文天祥蔡松年之於党懷英王庭筠胥持國之於趙東

文雷淵李獻能之於李汾王文統之於郝經元明善之
於虞集李賢之於岳正傅瀚之於程敏政都穆之於唐
寅李東陽之於李夢陽康海王九思朱曰藩張孚敬之
於趙時春王慎中夏言之於黃佐霍韜之於任瀚嚴嵩
之於趙貞吉王世貞吳國倫徐階之於茅坤申時行之
於湯顯祖郭正域之於焦竑張問達之於李贄李三才
之於湯賓尹饒伸高桂之於王衡孫振基劉策于玉立
之於韓敬馮銓之於繆昌期溫體仁之於張溥鄭鄮黃

淳耀之於陳子龍張志發之於黃道周楊嗣昌之於楊
廷麟張捷之於夏允彝此胥載諸史冊灼灼在人耳目
間者也而椒蘭絳灌暨殊塗雜流不具列焉萬世士觀
此伎才之念倘不覺渙然冰釋而鴻鈞庶其永準乎

論文

古今揚擢文藝衆矣宋潛溪與子充論文賦詩簡子充
并寄胡教授仲申曰當其操觚欲鼓勇收視返聽探元
精游魚中鈎曳深沚鉅獸投弮離叢坳斯須朝崖變夕

谷惚恍西海為東陵精神所至萬物懾索篇亭毒縱復
橫真醇魯邦見部鼎冲雅高辛陳五謨渾圓牘應振逆
響緝麗鵲崔梳文翎嚴森五刑布秋肅華潤百卉含春
榮勁如韓彭將貔虎仰揭斗柄麾欃槍豔如長楊較羽
獵蒙盾負羽驅鸞旌高排霄漢跨箕尾呼噏沆瀣游太
清未幾直墜九淵底察之無跡聞無聲幽入陰宮作鬼
語秘怪詆倖難為聽劃然大明赤於火景曜所鑠流為
瓊似茲妙幹造化軸可以小技相譏評此能探其微并

能窮其變非尋牆摸壁所能窺非一知半解所能局

作賦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友人盛覽字長通犇名士
嘗問以作賦相如曰詞賦者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
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
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此推藝
至言功侔神化未可以西京雜記為贗書而遂輕之也

又雜記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
邪又雜記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桓
子新論子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
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而近世楊慎纂赤牘清裁又載
揚雄答桓譚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
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服習衆神巧者不過習
者之門此胥宜微繹之以為服習衆神之權輿而後所
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乃可得其竅會無俾墜入於賦

名六合之愚暨朽然大而手足不能以自舉者而賦家
悉得之於內之不可得而傳也於是乎始傳

逋峭

江南北書法吳侍中江都皇休明象第一吳志象幼工
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峭象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吳錄載象與友論草書曰欲見草書宜得
精毫莞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汚者
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

以小展夫草書磨刮且爾則他書之通峭胥融雅可類
繹也廣川書跋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
得之此可繹象之不妥展筆也又馬得通太平御覽載
象醴梅帖曰歸想必醉令醴梅羹以相待書跋亦曰
令作醴魚梅羹相待既和且平筆適類之又馬得峭宜
其為江南北第一也夫此豈惟書法也哉雖文章亦然
唐子厚恨峭習之恨逋宋原甫子固子由恨逋伯長仲
塗介甫明允又恨峭惟退之永叔子瞻無逋無峭克叶

厥中

尚簡

文何以尚簡也近世以來操筆為文詞者其詞日益多而道日以喪文日以敝故尚之或曰子言道可也古之志於不朽而立言者多矣或衷於道而不傳或不衷於道而傳是多不出於簡簡安所用諸曰天下有離道而可以為文者乎無之六藝亡論文之傑然名於世唐宋來莫若韓柳歐陽蘇曾王此數君子者謂其無與於道

則可謂其文盡無與於道此不知道也柳州品最後然
文率依倚於道若無所依倚則直等於近世之文枵然
無有者不可以為文又如遷謫後諸記決不能清迥深
靜令人可長感也吾之所謂簡者如此蘇氏之文人率
美之曰暢予謂蘇氏蓋能簡者何則事理明而氣實假
令出其策議書疏之意令近人引紙道之決不循行輒
止然文忠文至黃州而益簡至惠州昌化軍而又益簡
蓋有得於清迥深靜之旨而非止諸家之工於言者故

其道雖不醇而若槩不知道則必不可以為簡或曰此言靜也非簡也夫文未有不靜而能簡者亦未有不能簡而造於工者蓋古之詞極烟波嗚咽峻體嵯峨之勝而未嘗不於簡者發之今之治古文辭者多見及此而未及此則不能無所執甚且號於天下曰我知道也噫士不知此吾知其不可以治古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菰蘆

吳雲陽殷禮通占候張溫以入蜀丞相諸葛亮見而歎

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殷氏家傳又曰亮與
兄瑾書殷德嗣秀才令之僑盼者也禮子基通語曰府
君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為郡吏守吳縣丞大帝
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遷至零
陵太守然則張溫雖坐暨艷累而禮固未嘗坐溫累也
夫東吳菰蘆豈指雲陽江中諸洲渚邪長波萬里壯氣
干霄未可薄菰蘆中人胥窮士也賦絕句曰圖山東去

海門收西望三江匯派流

此三江匯口非三江口也麻城北三十里古名三江口桐

城馬踏石驛南池州李陽河
巡司北江中乃三江口也

聞道秀才殷德嗣菰蘆叢

裏碧雲秋

東觀

南陽曄侍中延叔堅篤與前越舊太守李文德書曰吾
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
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
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

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晨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又篤與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粳麥飲化益之元醴折張騫大宛之蒜軟晉國郇瑕之鹽蓋世本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即伯益也又與無錫高義方彪書曰今茲以五經為鼎簠書傳為俎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蟪也宜勿以為念然則叔堅教授鄉里嗜學至矣而文德晚在京師以叔堅有王佐之才欲令公卿引用之叔堅書所謂流

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者也良可無庸

示學者

孔子適楚出於林中見病癘者承蜩猶掇謂之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鎚銖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癘丈人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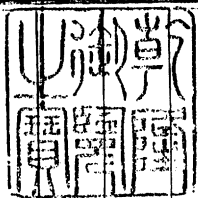
此語人人能道之今書示學者亦曰為學當若厥株若
槁木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卷帙之知曾不以
萬物易經籍之一卷一帙焉斯已矣彼用志易分者願
無過吾門也

格言

藝文類聚載諸葛忠武侯誡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
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
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惱

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忠武集又載
誠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
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致醉無至於亂太
平御覽又載誠外生書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
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
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
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

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此胥格言也而寧
靜致遠尤為樞鍵予邑湯世調先生嘗亟書之又北堂
書鈔載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相天下者奚
可不聞南中志載書曰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
食蓋朱提銀重以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
一流直一千此亦可以備警誡當偕三國志忠武傳暨
裴松之注日展誦之



存研樓文集卷十六